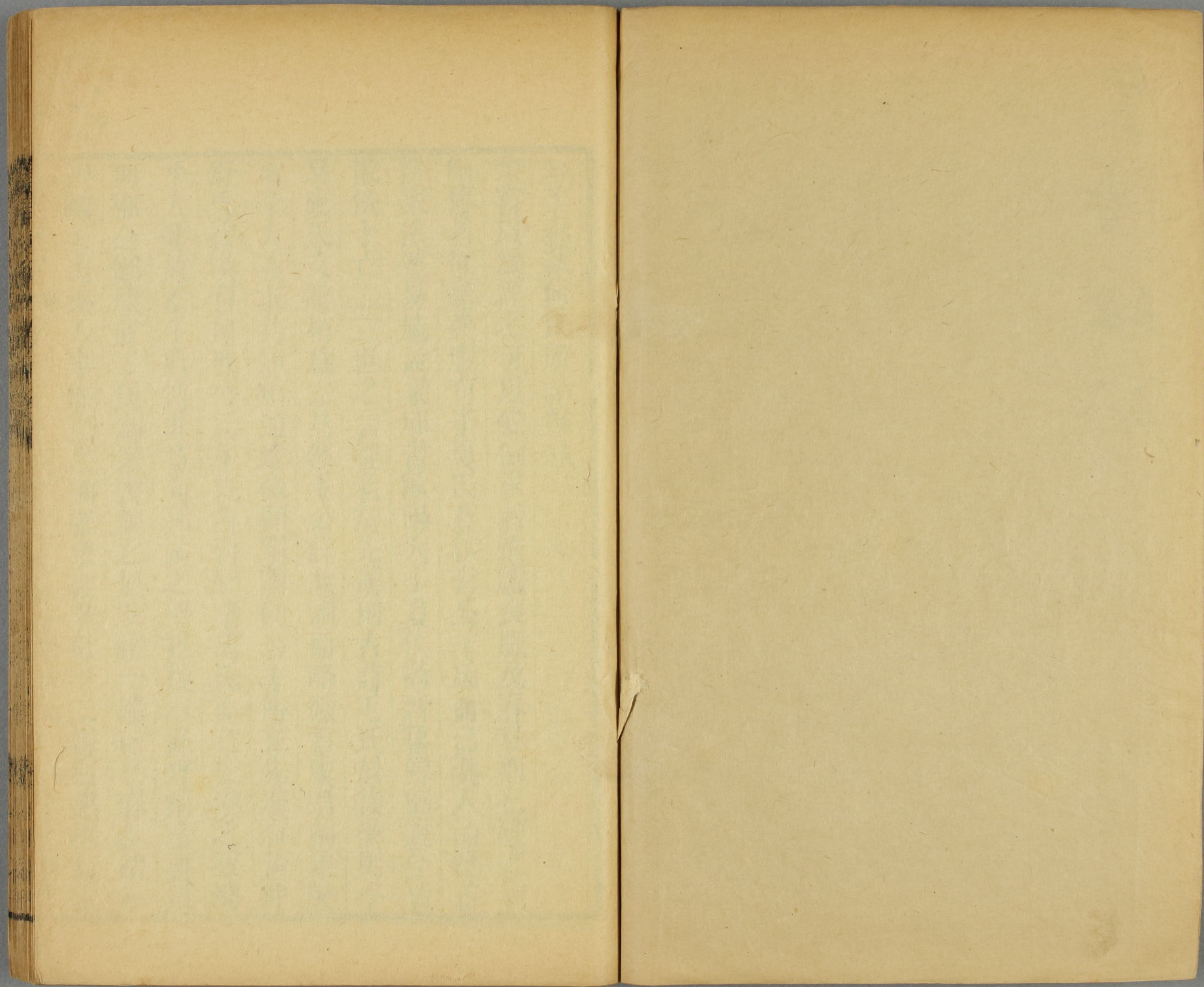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敘

余嘗以爲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  
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  
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  
散佚十亡二三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於後漢則今  
易虞氏文辭稍爲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君精象變  
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  
舒氏後漢有何邵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  
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  
何邵公鄭康成二氏爲宗喪服之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始元  
終麟天道浹人事備以之網羅衆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故董



生下帷講誦三年何君閉戶十有七年自來治經孰有如二君之專且久哉余自童子時癖嗜二君之書若出天性以爲一話一言非精微眇通倫類未易窺其蘊奧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衆說整齊傳義傳經之功時罕其匹余竇持篤信謂晉唐以來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三傳故於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惟一條然多牽引左氏其於董生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稱爲入室操矛宏獎之風斯異於專已黨同者哉余初爲何氏釋例專明墨守之學因析其條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說之可兼者非敢云彌縫匡救營衛益謹自信於何氏繩墨少所出入云爾康成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

卽下已意使可識別余遵奉何氏竊取斯旨以俟後之能墨守者董理焉嘉慶十四年武進劉逢祿撰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

學海堂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

武進劉禮部

逢祿

著

隱元年解詁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箋曰易上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說文元从一从兀李兆洛云當从人从人或漢志曰太極从二从人二者天地也與仁同意善之長也元氣函三爲一三者三才一卽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爲道生天地老氏之說也

王者孰謂文王也解詁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



也箋曰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略說曰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犧爲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絀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韶舞故以虞錄親新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託始猶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上下百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墨子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漢人兼題虞夏書者失之託始帝典典加日若稽古人統之正託始文王一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解詁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

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曰政教之始箋曰大一統者通三統爲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尙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尙質也

成公意也解詁以有正月而去卽位知其成公意箋曰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與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嫡媵立長貴之法以治幽平之亂以維王者之迹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解詁母俱媵也國人謂國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箋曰以桓爲貴隱爲卑者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解詁禮妾子立其母得  
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鄭元駁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  
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  
行國家則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  
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  
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  
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  
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慎謹案尙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  
明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其  
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元駁曰禮喪  
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

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  
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  
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  
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通典

嘉禮箋曰不書卽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禘於

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  
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  
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  
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  
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  
正焉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



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卽哀之未正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辯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取也天子諸侯不再取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辯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爭墮其禮防因秦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之下增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旣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

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瞽瞍禹不王鯀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太王皆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敝也春秋正其辭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於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誼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靡入之傳灼然其爲說亦必以適母在卽稱夫人紆譎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自破其例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



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  
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  
爾成公意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  
及仲子仲子微也解詁成風稱諡今仲子無諡知生時不稱  
夫人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得立得事之宜故善  
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禮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  
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賵者起兩賵也據及者別公夫  
人尊卑文也仲子卽卑稱也比夫人微故不得比及公也箋  
曰穀梁得之不稱夫人者以天王臨之而見正焉如以爲桓  
母於義得稱夫人則隱爲桓立不得尊桓母乎尊桓母公意  
不益成乎譏兼之非禮而曰惠公仲子假而曰使宰咺來歸

惠公之賵仲子之賵譏兼之意不益見乎君之與妾非公與  
夫人也夫人伉公且以不言及成誅文況以妾伉君曾是爲  
聖人之恆辭乎言及者別尊卑文仲子微反以不言及見別  
於夫人曲矣譏不及事似也鄭箴膏肓云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子游何  
得善兼之非禮禮弔含祔賵臨同日畢事止一人兼行若每

事各一人則信如趙匡所云罄王朝之臣不足充喪禮之使  
也且使舉上客而不稱介通例也使歸惠公介歸仲子以別  
尊卑不亦可乎禮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使一使以異尊  
卑非孟子所謂不知務乎何解公之喪云加之者喪者死之  
通辭也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故加之以絕  
今云加之者起兩賵賵獨非通辭乎仲子之卒不書正也古



之禮諸侯於慈母妾母庶祖母皆無服與尊者爲體喪者不祭故也隱以仲子之喪赴於諸侯天王下賵妾祖母交譏之何云主書者不及事於義儉矣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解詁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方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箋曰著紀之本爵則桓二年之紀侯爲加爵明矣春秋無虛加之辭也存伯者闕疑也闕疑所以傳信傳意如此解詁失之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箋曰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爲得之

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篡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乎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尤不得稱夫人也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解詁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尊桓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箋曰穀梁得之其曰成之爲夫人也斯失矣禮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



君鄭注謂適祖姑

可也此士制也周爲姜嫄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不毀以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爲夫人故爲之考宮若成之得不以耐於王母乎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言也何君以爲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

初獻六羽解詁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箋曰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先王之功也周於姜嫄廟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竇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謂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旣不得親祭妾母若妾祖母安得奏文樂乎

七年滕侯卒解詁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祿祭故稱侯見其義箋曰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於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義此先書滕侯卒者明王者有先施之誼所以懷諸侯也

于楚邱解詁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衛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箋曰何君明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也此與賈戎爲戎晉同義於經爲合

八年辛亥宿男卒解詁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



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褒之爲小國故從小國  
例箋曰滕侯卒不日此日者其國早滅於宋不能至所見世  
見正文故盡其辭以起其當興也

九年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解詁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  
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箋曰禮卿大夫疾君  
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  
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弔臨祔贈士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  
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也

十一年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解詁道春秋  
通例與文武異箋曰一人弑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  
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

莫近諸春秋此類是也

隱公篇

桓元年解詁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  
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箋曰隱會皆不致者  
狐壤之獲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弑又不討賊故絕臣子文明  
當誅臣子也

三年春正月解詁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  
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  
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耳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  
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  
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箋曰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



經及穀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  
未無王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  
也桓之弑諱督之弑著二月者殷正月也正月字誤見考異王二月  
者罰蔽殷彝王正月速由文王茲義率殺刑茲無赦此春秋  
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二年有王見始也亦失之爲漢制云  
者在漢言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疾始以火攻也解詁傳不託始者前  
此未有無所託也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遠也  
賤桓也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解詁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  
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箋曰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

以桓弑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于郎盟于惡曹是也

### 桓公篇

二十年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  
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解詁瘠病也齊人語也以  
加大知非火災也痢者民疾疫也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  
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  
箋曰瘠本或作瘠或作漬當是嚴顏之異痢與癘同癘也此  
齊宮女市女閭七百管仲招來商賈收夜合資以充國用之  
應徐彥据晏子春秋云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  
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解詁跌過度災省謂



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敕得無獨有此行乎常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為商人責不討賊箋曰經傳文省當從穀梁作眚跌佚之誤忌讀為已責之已譏失罪也何君失之穀梁傳曰肆失也按古失佚通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為嫌天子之葬也范甯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

而書葬之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於義穀梁為長國君無故而赦刑人亦春秋所譏也不專以譏為義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以身不正不足以正人也文姜於王法當服焚如死如之刑魯臣子上為莊公不得誅母生則絕之死則棄之棄如非流宥之刑也破鄭元易注謂棄而不葬不得人先公之兆域也故必以大眚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天子之葬即春秋之葬穀梁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當以公羊條例隳括之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解詒殺君之子重也箋曰不言大夫者未為大夫

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



君也解詁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赤下者欲起曹伯爲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諡之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箋曰何氏似失傳意傳以赤卽郭公所謂諸侯失地名也言郭公猶州公虞公之例奪其正爵倒在下者口授爲赤歸於楚著辟例也削其本稱而復著臣下之稱於下起其盜天子之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爲曹君而復諫亡國之罪不相掩也不言出奔從微國出入不兩書例也

伯姬歸于杞箋曰二十七年解詁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則書歸書會書來者皆內辭也公一齊襄也

曹殺其大夫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於曹君者也君

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解詁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箋曰傳言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爲曹羈張義故以甥者曰侵言之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解詁據公弟叔肸卒又云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弑君箋曰牙爲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問桓莊之世大夫皆不卒因非賢君假以見所傳聞世恩殺文也傳當云其稱公子牙卒何殺也解詁當云據公子慶父不卒於經意爲合

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十一  
不廟不廟則不書葬解詁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  
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貳君也箋曰禮君薨太子號  
稱子待猶君也閔繼弒不言卽位臣子一例也禮殤與無後  
者從祖祔食謂大夫士制也世子主喪而殤皆正體禮所云  
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也不稱公赴於天子命之後而不賜諡  
未成君也祔於祖廟而以君父之服服之繼統之義也其支  
子之殤與無後者不得祔也子般不書葬未成君也豈無子  
之謂哉

將而不免過惡也旣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  
親親之道也解詁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  
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箋曰得臣黨遂弒赤季友知賊不誅  
坐視子般閔公之弒以成其立僖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  
意於不書葬閔公殺慶父見之弒君之賊豈得援親親首匿  
之律哉

### 莊公篇

楚人伐鄭解詁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  
國又明嫁取當慕賢者箋曰與楚交婚爲大惡者言自比於  
楚也進楚所以辟外公也然據傳文及穀梁言之無取楚之  
事則此爲漸進文

徐人取舒其言取之何易也解詁據國言滅易者猶無守禦之  
備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箋曰此如狄滅衛諱滅言人正  
爲桓公諱傳順經諱文解詁失之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解詁以致文在廟下不使人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知以妾爲妻者以逆不書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知齊媵先至者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箋曰夫

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春秋因假以見王義故曰舍魯何適非以爲內小惡不諱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德功臣與享非審諦昭穆也商頌長發備矣傳以夫人爲聖姜穀梁以爲成風皆立妾之辭非禮也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旣多受祉妻聖姜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旣多言弗戢也皆微辭春秋之制諸侯世子誓於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卽位逆夫人備左右媵姪娣焉聖姜蓋僖公未卽位時取於齊者經無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存疑辭

宋公禦說卒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解詁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予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



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箋曰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葬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例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解詁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爲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箋曰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爲桓諱滅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強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褒封之非所聞也

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

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箋曰何君說本董子按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於義穀梁爲長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爲築宮則躋僖之意



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祐亦微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爲築西宮故經亦云爾

冬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解詁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箋曰穀梁子曰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江熙曰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鄭發墨守曰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母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而亂作出居於鄭自絕於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爲母得廢之則左氏云已死矣本疏

引按據左氏事說經此鄭君之學不得以難何氏但公羊引魯子之說本存疑辭意亦以爲春秋得絕之非云母得廢子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王子有行遜之權貴戚且不得專廢置而謂臣下得易位乎稱母命廢立者趙盾之私心而霍光王莽祖之以亂漢者也春秋爲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出居者猶公孫於齊居於運之義非謂隱如得逐君也穀梁子謂失天下鄭君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於鄭者明諸侯當憂勤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於狄泉同義故晉文定王從常事不書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解詁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箋曰正伯子男爲一也辭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說此



及下人杞解詒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  
使往也解詒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箋曰上書晉侯  
伐衛下書楚人救衛則此戍衛爲黨楚背晉明矣歸罪于買  
而殺之僖之大惡也故以不卒戍爲內辭傳順經諱文解詒  
以爲有罪不日無罪日者謂著其罪狀與不爾非從實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  
何與使聽之也解詒時天王居於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  
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箋曰時天王實已歸京師  
下書公朝于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襄王不能正曹伯之  
罪晉文自正之故爲伯討張義以殷彝蔽其罪愈於以歸多

矣

陳侯款卒解詒不書葬者爲晉文諱宋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  
諱者時宋襄自會之箋曰何君以傳惟云爲襄公諱知不爲  
齊桓諱又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爲盈諱解爲功惡相覆宜加  
微封則諱爲褒文非從實矣失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  
何爲叔武爭也解詒言復歸者深爲伯者恥之使若無罪箋  
曰言復歸者移惡于衛侯鄭

遂會諸侯圍許解詒伯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偃武修文以附疏  
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此衰故不成其善箋曰不月  
者與上壬申同月上已去月不能復出非刺文公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解詁魯本爲伯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箋曰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鞏戰書取汶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重在同姓故爲爲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詁似失之

僖公篇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解詁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解詁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箋曰禮君子于土有棺中之賜記稱含襚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含賵妾母當文見譏明矣不假去天也不及事去天尤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事在五年以後經未嘗別加

譏文宰咺來歸賵傳亦云不及事未貶去天也穀梁子傳躋僖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傳桓無王文無天隱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詳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於無王之人皆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

遂城郕解詁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箋曰以證上三月甲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戊爲內辭猶成降書師還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解詁禮主於敬當各使一使所  
以別尊卑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  
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  
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箋曰  
穀梁得之妾母以子氏也若適母序子下妾序君下傳惠公仲子  
於禮爲不順於文爲不辭兼之非禮解已在前

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解詁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  
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當以  
夏辟嫌也又引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

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箋曰禮郊特牲曰諸  
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  
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壹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  
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  
荀卿之徒據其後侈陳之非經誼也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里  
克作頌所爲著莊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  
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六隧襄王曰  
王章也不可焉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公哉

單伯至自齊解詁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箋曰  
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

宋人弑其君處白解詁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



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辜之之制此所謂死刑有輕重也梟首斬要秦法爾

秦伯罃卒解詁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箋曰秦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比接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隧十二年使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爲賢繆公能變追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聘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爲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意矣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解詁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箋曰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弑也子赤齊出也故爲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弑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於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于卒也去日以明首從非別輕重也行父不與聞故從日卒正文

夫人姜氏歸于齊解詁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箋曰不日者無與別有罪無罪

### 文公篇

丁亥楚子入陳解詁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箋曰日者惡納黨亂



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解  
詁據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  
夫反言納也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  
後絕其位楚爲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  
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弑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  
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箋  
曰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於陳也  
傳言二人黨惡卽詩刺乘我乘駒朝食於株者非以其訴楚  
討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勿受未有善辭也主書者刺楚不誅  
惡人若以二人無罪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

歸於陳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  
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解詁不從殺泄  
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  
兩見矣不月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  
子恩薄略之箋曰何氏膏肓以爲泄冶無罪是也不書葬則  
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泄冶  
當去葬故不足也

宣公篇

作邱甲譏始邱使也解詁甲鎧也譏始使邱民作鎧也箋曰何  
氏依穀梁解之左氏服虔注云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



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杜預曰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似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故云十井而賦一乘若司馬灋并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據天子畿方千里出車萬乘言之馬融以十同之地開方爲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皆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

者尋舊盟也解詁二國旣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

故舉聘以非之箋曰來盟者亦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之故

不舉重惡屢盟也例皆曰

此經及十一年郤州襄七年孫林父十五年宋向戌皆是也所見世

不著亦惡不信

仲嬰齊卒解詁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爲重惠伯事與荀

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

之箋曰惠伯之係傅子亦似荀息先子而死似孔父經於子

卒之下不書叔彭父卒非不如荀息也董子曰春秋之用辭

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惠伯之忠貞旣以孔父荀息張義

矣所謂省其贅也

解詁弟無後兄之義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箋曰書



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貍軫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著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弟爲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

成公篇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解詁定弋莒女也箋曰此弋氏左穀皆作姒氏定十五年姒氏穀梁作弋氏疏以姒弋聲勢相同國語杞鄆由太姒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褒氏杞氏鄆氏褒杞鄆皆姒姓也詩孟弋卽姒氏也莒爲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弋非莒女蓋鄆女世子巫之姊妹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

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解詁巫者鄆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箋曰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巫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徐彥解爲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又新昏於杞杞鄆同姓故相與往始於晉情事最合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解詁時莒女嫁爲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箋曰傳文莒鄆二字互錯穀梁傳滅鄆義曰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鄆出也鄆子黜巫而立之巫來訴于魯爲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脅立者戚之會貶鄆人於吳下而莒子無貶文也傳



兩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滅鄫解詁同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解詁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於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畀故不殊蓋起所恥箋曰何君約左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爲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明文董子曰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魯衛晉吳同會文也

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解詁舍昨日所止舍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尙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

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箋曰保辜不得施於君親傷君弑君誅無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

劉夏逆王后于齊解詁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異義春秋公羊說云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所以重昏禮也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駁曰文王親迎於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孔子對哀公曰合



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箋曰禮云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戴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辨自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解詁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箋曰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日者徧刺諸侯之不討賊也

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解詁以名卒閒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反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

之箋曰穀梁子曰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見以伐楚卒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於義爲長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箋曰再言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日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自是晉弱楚強諸侯奔走事夷狄也日者惡楚詐也惡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非止衛石惡也

會于澶淵宋災故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解詁時雖名諸侯使之恩實從



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箋曰諸侯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書晉趙武以下會於澶淵歸粟於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當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於澶淵歸粟於宋曷爲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蔡般以子弑父臣弑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彝泯而天理滅矣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徧刺天下之大夫也不書內大夫諱之也

義同胡氏似勝傳注

### 襄公篇

三月取運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解詁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爲內喜得之叔弓帥師疆運田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解詁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與師與之正竟刺魯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箋曰西運魯齊同壤東運莒魯同壤上年莒弑密州魯不討亂而取運故諱不言伐莒而加帥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篡魯又不討而疆運故變文加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與莊九年浚洙傳畏齊也同例此不言曷爲畏莒也辭不討賊也乃省文魯兵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非從莒取也傳云內邑順經諱文解詁俱失



之

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箋曰夏武互錯

吳弑其君僚解詁月者非失眾見弑故不略之箋曰不日者卒

本不日

黑弓以濫來奔解詁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夷除馮弑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公扈子有見言箋曰春秋之義事在元年前者罪不追治功必追錄

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辭末乃以公扈

子之言爲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干王事而意合乎讓

夫子追通之以救末世爭篡之禍若宋馮之不書篡而書葬

爲盈諱文以明議賢之辟然督當國則已有所見矣穀梁言深諱文

必有所見通例也猶必曰以成宋亂曰取郕大鼎於宋此與宣公弑

子赤以濟西田賂齊而書卽位者法無異也若篡弑之罪可

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夫子通濫之意

而爲言亦非

### 昭公篇

戈辰公卽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

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



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解詁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卽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箋曰本例應追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如桓宣之文因定哀多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卽位之日書之則纂文顯而微矣傳所云者所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雉門及兩觀災解詁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箋曰傳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此因災見且以張王文猶郊禘也

劉卷卒解詁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箋曰著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解詁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爲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甯箋曰不貶者著所見世例亦微辭也

從祀先公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解詁諫不以禮而去曰叛箋曰叛者謂陽虎之屬也逆祀當出季氏之意欲章其立僖之功文公不知正之爾從祀亦非定公之意陽虎欲更季氏之政定公亦不能違爾職而曰解詁望見公斂處父師王念孫曰俄職通借漢書或借蛾非望見也

寶者何璋判白解詁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



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戔戔髦士攸宜是也禮圭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箋曰魯郊非禮辨已見前詩云奉璋當是周官璋璜尚書顧命所云秉璋以酢者也此盜竊寶玉當是魯之命圭失之定公坐重故爲微辭傳順經諱文別舉三物以實之爾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解詁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箋曰文十年楚子蔡侯次於厥貉解詁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當爲一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解詁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箋日月者魯盜在齊晉欲藉齊晉以襲國上齊衛次五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

夏公會齊侯於頰谷公至自頰谷解詁上平爲頰谷之會不易故月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

徐彥解云家語及晏子春秋文按二書皆僞未必何氏所據

箋曰左氏

穀梁氏太史公書並載此事唯公羊子傳歸運謹義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何君解云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義例閔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用夫子則聖化及天下豈以區區反侵地爲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沮撓魯政卽歸女樂之幾受女樂大惡不可言也而左氏穀梁氏以反侵地爲聖



功陋矣賴谷書致者蓋齊以魯有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桓  
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怵惕曾以聖人相君而置之  
危地且效曹沫屈建之詐設兵刑以徇好哉何君依違之辭  
去之而義益長矣

此二注及下謝  
過一節須刪之

晉趙鞅歸于晉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解詁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  
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箋曰傳例  
日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  
亂賊故上入邑以叛同文趙鞅挾君勢惡尤甚故變文以起  
之曰歸者著其以清君側爲名書人則不能著非爲善辭也  
歸者出入無惡其出也八邑以叛其入也必挾君以令故反

與以出入無惡之文此變例中之正例與趙盾復見同義若  
欲赦之則當以出惡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

### 定公篇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  
入於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解詁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  
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瞶者下曼  
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爲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箋曰書  
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卻缺貶趙鞅不貶者略  
亂賊也丁履恆云父有子者蒯瞶爲父輒爲子蒯瞶似可有  
輒之衛子不得有父者蒯瞶爲子靈公爲父蒯瞶靈公所逐  
輒乃靈公所立蒯瞶不得有靈公之衛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箋曰蒯瞶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罪廢得立適孫文家法也

吳伐我解詁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箋曰所見世著治太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蠻貊正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魯與春秋異道不得相干也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解詁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箋曰正上以來爲獲歸且刺畏齊而後歸益也

冬十有二月螺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解詁螺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螺者天

不能殺地不能埋箋曰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豈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是據當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周不頒朔國自爲正官御廢職閏餘乖次經於十三年再書十有二月螺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以明改建夏正之數云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解詁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箋曰堯典夏時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於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尚未繫於日且司天失閏一月昏時火尙西流



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己翼軫之次秦楚相滅之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sup>麟</sup>解詁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

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箋曰春言狩下

當增不從狩即以正月譏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名

以著文宜有正月也

哀公篇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一

學海堂

發墨守評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古者鄭國處於畱鄭發墨守曰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

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遷易東

周畿內國在虢鄆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

國焉畱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

處於畱祭仲將往省畱之事乎

周官大司徒疏

偃師武億云鄭之說果信以畱在陳宋之東而使如所引侵

宋呂畱屬彭城者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與虢鄆相去幾

千里固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書地理志孟

康注畱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畱左氏襄三十年伯有



死於羊肆旣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竝在陳畱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畱卽在此後遷鄭而畱乃遂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睢厯莘君之士也後乃東寄拏與賄號鄢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號鄢二君惜於欲而窮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拏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畱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畱亦其拏先寄居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壤接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畱涂出於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也尙何疑乎莊述祖云

劉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爲息君夫人所作本魯韓詩說鄭與息接竟息無風此詩及邱中有麻三家蓋在鄭風按畱子嗟父子卽周王官大夫治畱邑者亦古者鄭國處畱之證而毛詩序以爲周莊王時或亦劉歆等點竄古文家言以惑學士畱在莊王時已爲宋鄭閒地矣

附錄

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

明堂位疏

孝子祭祀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爲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已心外亦有所福之義也

禮器疏



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於宋

樂記疏

何休敏曰遺越人以冠終不以爲惠

初學記引春秋釋疇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一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敘曰穀梁氏之世系微矣

楊士勛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鄭元六統論云親受子

夏應劭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魏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穀梁赤爲春秋殘畧多所遺失謹按穀梁子之受業子夏不可考名倣名赤蓋如公羊氏家世相傳非一人也其著竹帛當在孫卿申公之時麋信以爲與孝公同時見所引有尸子說也桓譚以事說經其言不足信孫卿書多穀梁說蓋穀梁不傳託王諸例非微言口授故可先著錄也漢孝武時瑕邱江公受之魯申公上使與董仲舒議卒用

董絀江

漢書仲舒能持論江公訥于口然後漢何邵公亦訥于口而能著書傳于今其賢遠矣范甯序云公羊有何嚴

之訓註中多采何氏而嚴氏無一存者孝宣以衛太子好穀梁

愍其學且廢乃立學官博士東漢之世傳者絕少

隋經籍志有段肅注十四

卷惠徵士棟據班固傳注以爲卽宏農功竊嘗以爲春秋微言

大義魯論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綱其不可顯言者屬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溫城



董君齊胡母生及任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繼則禮運中庸孟子所述聖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幾乎息矣穀梁子不傳建五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蓋其始卽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進退予奪之法多有出入固無足怪玩經文存典禮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十不得二三焉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焉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經本錯迕俗師坻益起應失指條列乖舛信如何氏所名癢疾有不可強起者余采擇美善作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綴成二卷藩籬未決區蓋不言非敢黨同微明法守世有達士霍然起之亦有樂焉

嘉慶元年冬十有一月壬寅朔武進劉逢祿纂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二

學海堂

穀梁癢疾申何

武進劉禮部

逢祿著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曰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

雜記疏

難曰據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有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穢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何據公羊以爲仲子桓之母釋曰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



何以賜之則惠公之母亦為仲子也

穀梁隱元年疏

申何曰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

意爾

義與箋異箋為正

大夫曰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何曰公羊以為日與不日為遠

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曰

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

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曰

同上疏

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畧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

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

乎故之文

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不舉重是也見箋

春秋不以疑辭眩人而

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

固也然經無起文也

見箋文莊公答問

意如為定所不惡似矣仲遂之

貶得臣之不日豈宜所而與益師為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

以時君之美惡為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何曰廋焚孔子曰

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為輕斬樹木壞宮室為重

是理道之不通也釋曰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為

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為毒害更

重也

隱五年疏

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為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

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

隱公篇



春日田夏日苗秋日蒐冬日狩 何曰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  
有夏田于義爲短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  
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  
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  
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識緯見讀而傳爲  
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曰歲三田  
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日乾豆之等是也

王制疏

難曰鄭于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于  
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識緯而作也漢  
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據夏殷之  
禮當爲成周之禮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

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  
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  
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屯十一月  
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于孟冬皆述殷制與夏  
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

其不地于紀也 何曰在紀何爲不地釋曰紀當爲己謂在魯  
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  
桓十三年集解  
難曰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知傳意如此當云于內不云  
于己于己爲不辭也

### 桓公篇

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何曰春秋楚



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于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失也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鄒入於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

莊四年集解

難曰論語曰興滅國公羊傳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與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專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爲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興也變滅言大去者爲

復讐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賢亦望文爲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于經則何取于傳乎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何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矣此名當爲字誤爾

莊六年集解

難曰定十五年傳曰其辭石尙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稱字則當如祭伯祭叔凡伯家父南季伯糾之屬此實王子突也傳不解爲王諱微弱故不言使反加王人使子突繫之而仍



書月以起之之意僅以善救衛爲義致淺陋耳稱名稱字胥失之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何

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釋

曰于讐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

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于伐齊納糾譏當可納

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

莊九年集解

難曰譏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爲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爲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于復讐以死敗爲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萬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

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讐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爲名耳反以爲惡內于義短矣

不言食不言朔夜食也

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

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

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

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

莊十八年集解

難曰果虧傷未復卽是朝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

凶示人故夜不占曰猶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于義爲短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何

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

也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



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莊二十三年集解

難曰如譏祭叔當如祭伯并絕去聘文于本傳例方合非也此不稱使絕莊公淫取讐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子以為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為權在屈完皆非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

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莊三十三年集解

難曰牙之為母弟經無起文見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春秋之失亂矣

莊公篇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 何曰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

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為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為信至此日以為美義相反也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為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邱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傳九

年集解

難曰以不日為信又以日為美不幾于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且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為美乎

雩月正也雩得雨日雩不得雨日旱 何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



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于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僖十一年集解難曰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卽爲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淺深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

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本以禳異修本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何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邱卽散何以美之邪于義穀梁爲短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盟于葵邱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



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邱之事安得以難此

僖十四年集解

難曰桓德之衰實始于葵邱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

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鹹諸侯猶城邢必復

言師也

楚邱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

不序以明其散失之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何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

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三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

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卽言及爲惡是河

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也略之也則自相

反矣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

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

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

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舉霸事而

伐喪于義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卽實以宋及齊明直在

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秦晉戰於河曲不言及

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畧其先後

僖十八年集解

難曰邲之戰晉楚皆客也卽楚獨爲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

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

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于喪無薄也春秋以嫌于

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于義反矣

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

何曰卽伐

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

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于義穀梁爲



短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  
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  
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其爲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  
又何異同上

難曰狄救齊後未聞衛又伐齊也何救之有卽伐衛以救齊  
是爲諼也伐楚救江無救乎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  
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艱之路非春秋貴誠之  
道矣

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  
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  
出楚耳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

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

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

僖二十一年集解

難曰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

則衆敗而身傷焉 何曰卽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

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于師也

卽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卽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

也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

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

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則衆敗而身

傷焉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

僖二十二年集解

難曰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譏其取辱何得言



師不言公平春秋貴偏戰惡詐戰以爲彼善于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若信而敗也以詐爲道異哉所聞

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是棄其師也

何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旣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主之功徒言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

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

僖二十三年集解

難曰期地必不干水也期時必不於半渡也以水厄人未陳而擊交鄰而尙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辭乎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何曰曹殺其大夫亦不

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于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



隱去卽位以見讓莊去卽位爲繼弑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

僖二十五  
年集解

難曰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也

蓋納頓子者陳也 何曰休以爲卽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

陳釋曰納頓子固宜爲楚也穀梁子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

同上  
年疏

難曰陳納之卽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何曰哀

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釋曰

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

伯又何所據而當貶之耶

僖二十七  
年集解

難曰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近之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曰大夫無遂事按襄十

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

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

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

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卽云公子遂如京

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

嫌同辭何獨不廣之于此乎

僖三十  
年集解



難曰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遂卒弑子赤季孫宿遂卒逐昭公見微知著爲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

僖公篇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何曰螽猶衆也死而墜者衆象宋羣臣相殘害也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與讖違是爲短釋曰穀梁意亦以宋德

薄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

于讖何錯之有乎

文三年疏

難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瞽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奚益哉

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何據隱元年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以爲禮尊不含卑不言來者本不當含故不責其晚于義穀梁爲短釋曰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禭次之賵次之作禭則次之賵爲後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禭之賵之則諸侯相施一作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于諸侯于士如天子于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



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

文五年疏

難曰京師去魯千里卽不三月而含祔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何曰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

文八年集解

難曰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宜稱國以殺不待以官稱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禮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

馬司城而誅之而逐之乃得爲義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 何曰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最晚矣何以言來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也

文五年集解

難曰四年風氏薨後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黷武而廢禮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乎

文公篇

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何曰書獲皆生獲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



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眾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  
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而何

宣二年  
集解

難曰公羊例大夫生死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綏也將  
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師並重之例證以經文無所據也  
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賁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人後  
者同豈云有賢行得眾乎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何曰氏者譏世卿也卽稱氏爲舉  
族而出尹氏卒寧可以爲舉族死乎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  
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  
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旣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  
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

宣十年  
集解

難曰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爲飾之非遁辭乎又以爲順齊人  
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  
繫辭六子之辭獨以艮人爲吉何君一語真乃解頤鄭不兼  
五子之病乎

宣公篇 成公篇缺

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何曰君子不求備于一人士句  
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釋曰士句不伐喪則  
善矣然於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  
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

襄十九  
年疏

難曰士句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爲善則稱君不



益著乎若侯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慎乎

專之去合乎春秋 何曰甯喜本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釋曰甯喜雖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

襄二十七年集解

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于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

與喜約共弑剽至喜見殺乃徒執其硜硜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以撥亂豈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擬人不倫莫此爲甚

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何曰蔡世子班弑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釋曰商臣弑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弑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

襄三十一年疏

難曰若夷蔡班不夷許止當日蔡弑與日楚弑同文而異許



不日今異蔡于楚以明內外之辯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  
例何君明辯哲矣傳畧弑父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  
至許買之日弑則以爲正卒于例亂矣

襄公篇

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 何曰卽不與楚殺當貶  
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邪鄭君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  
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  
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  
使若不得其君終

昭十一年集解

難曰君薨稱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衛蒯聩同文與鄭忽異  
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著邪若

以子友疑于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  
終于義爲短于文爲悖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  
之也 何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釋曰晉不見  
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太重晉爲厥愆之  
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  
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  
焉

昭十二年集解

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  
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

昭公篇



墮猶取也 何君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于訓詁鄭君釋云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郕永屬已若更取邑于他然按此條當是釋廢疾文諸本皆誤作范注據定十二年楊疏補之難曰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于春秋

定公篇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何曰卽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弑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

荼弑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弑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哀六年集解

難曰荼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荼之弑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

哀公篇

附

辛巳有事于太廟 釋曰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



事者雖為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

禮記雜記疏引案今穀梁本當無此文此釋于義無攷姑存之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釋曰冬及春夏案春秋說考異郵三時惟有禘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雩常雩耳故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

穀梁成七年疏引案文義不類姑存之

釋曰雖庶人葬為雨止

王制疏引

釋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為四部各有義焉

月合疏引

難曰孔巽軒曰經凡二十六旱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應時不雨加月文者三是為四部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二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皇清經解

卷一千二百九十二終

劉禮部穀梁癡疾申何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三

學海堂

穀梁癸疾申何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申曰春秋不書公即位非爲論隱桓爭讓而作隱本不正讓桓爲正以禮決之不在長幼也注桓之弑逆大惡不藉成隱而見如以爲將讓而弑之方爲大惡則傳意以隱不讓爲正而桓弑之其惡反得從末減乎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申曰春秋亦不爲惠公之與桓爲正爲邪而作穀梁子深文周內斷隱爲



成父之惡豈王者奉元弟一義乎

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 申曰邾于周

為子爵後失在名例聖人退之以明漸進之法細之以明

惡之誅桓十五年復之以明褒功之典桓十七年進之以明

尊王之義莊十六年邾子克以附齊桓朝周書子

不日其盟渝也 申曰日盟為信齊桓之盟不日何以傳為信

其信乎不日為渝戎亦皆隱從桓唐之盟何為書庚辰乎

宿邑名也 申曰以國為邑大誤正以宿在同盟後為宋人所

遷故預于隱八年變例書卒加日滕侯常例不名不葬以明

慕化之輕重云

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

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申曰朝無銜命之禮如

譏祭伯為貳至尊當著其朝而變文以起之去月加日如王

申例可也傳以祭叔亦不奉命何不去其聘乎

向我邑也 申曰取邑不言入也春秋疆王義不以難邇我國

外取我邑非有故皆諱之向果我邑當書莒人伐我西鄙圍

向

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人之矣 申曰即使向為我邑春秋

志報亂當先書入極後書入向

不稱氏氏謂公子非謂展楊士勛為左氏所惑失傳意矣者滅同姓貶也 申曰極果

同姓當如滅盛之例書之重辭之復矣

以國氏者謂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進之也 申曰紀本微國



無大夫故不稱氏范甯釋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  
進大夫以國氏蓋謂使若其君自來以著親迎之禮耳然公  
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不通之誼富哉言矣

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傳旣以國氏爲  
進之則安得復稱使乎旣云進之安得云無足道乎鄭君以  
穀梁精于禮禮本于昏昏禮不稱主人且無傳焉若求其精  
安能知之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范甯云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年爵雖同紀子  
自以爲伯而先 申曰有是哉穀梁師之迂也君子于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

諸侯曰卒正也范注正謂承嫡 申曰大小國諸侯卒葬時月  
日正變條例何君詳之穀梁闕不具范以正爲承嫡并失穀  
梁之意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注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  
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 申曰公羊詳之穀梁舉一癢  
百其失則亂矣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謹而志之

申曰昔嘗以爲穀梁者公羊氏之餘緒長于公羊者十之一  
同于公羊者十之二三所謂拾遺補苴者也莊子曰

舅詩書夏時義例五  
經小學多從受之

此公羊義而稱傳曰是其證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申曰其爲尸佼歟則秦相商鞅客也其非尸佼與不可白也其言禮樂何其逆也

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彊何也先君之大夫也范注據無佗卒不稱公子 申曰無佗卒傳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曰故貶之也俠卒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曰不成爲君也按隱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無臣子故會盟皆不致其已卒必卒之者託賢君行恩禮于大夫彊命大夫書曰書氏俠未命不日不氏皆正也無佗命矣據師師公羊例將卑師眾稱師將尊師眾稱某帥師不日不氏故貶之也益師命矣氏而不日遠也穀梁以爲惡非是見難篇曰不爵命曰先君之大夫傳之者過也禮豈不臣先君之大夫乎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范注媵不與嫡俱行非

禮也逆者非卿 申曰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待年可也禮無聘媵之道况卿逆乎傳不別嫡媵槩曰無足道失之范據莒慶言逆不知莒慶齊高固皆自爲逆故經不言女言叔姬以譏大夫外取之非禮且明諸侯嫁女于大夫不自爲主之禮范并失傳意

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申曰此緣秦俗匿嫡經不書名而誤解也滕在所傳聞世變文稱侯書卒以其子來朝故本微國故未能以其名通凡書卒明赴辭以春秋當新王曰某侯某正也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不名也聖人于二王後及同國敵者書其名以見法宋公和蔡侯考父是也于微國存其舊以見正滕侯宿男是也方



進之以次國之封何嘗責其用狄道乎

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申曰正以其同盟而得變例書卒不進爵者未能朝聘也若未能同盟而槩得書卒于所傳聞世則不勝書矣或前傳宿邑名也邑爲國字之誤或四字後人所增則此云未能同盟故男卒者謂僅與微者盟未能與公盟故不得進爵斯近之但同盟不如來朝亦不得進爵楊士勛證前盟宿爲邑名此乃爲微國恐穀梁雖癢疾尙不至此

外盟不日 申曰于例不通

月葬故也 申曰非故也正也以爲故經當有起文穀梁傳卒葬時月日不別大國小國亦不察經文前後事實于例大亂

于辭多不可知安得爲善于經乎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申曰徒據經文言之其義例未著也盟非會也名列載書春秋託以張貶文公及大夫則貶從大夫莊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公及人則貶從人此公及莒人莊四年公及齊人狩是也此因輸平爲不死難辱及一國之貶文若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成二年丙申公及楚人秦人等盟別有起文以見正也

聘諸侯非正也 申曰范注云周官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云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非正甯所未詳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申曰俠爲未命大夫春



春秋假以明士喪禮君有弔臨諸事耳穀梁槩以成公意爲說則桓十一年之柔莊三年之溺不可通矣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注戰然後敗故敗大于戰申曰穀梁不傳託王之義故知內不言戰而失其說若此類辭多近公羊而意甚遠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

日入惡入者也邾國也申曰惡入之意不待日而著也入輕于滅其例時月而已邾爲同姓隱之篇再見入者故加日何君詳之

植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申曰滕薛實微國故同日受之于廟與穀鄧異文著加侯之爲封建文質法也范本傳意謂穀鄧同時來不俱至是何說乎

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注明隱宜立申曰建始之義所包甚大正隱之讓亦得兼之以爲宜立則當書公卽位矣

### 隱公篇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申曰與夷之卒不待正也桓之弑不著正督以例桓也

父字諡也申曰以字爲諡安得此言諡衍也

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申曰禮無諱遠祖

之事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傳習故宋之文而不考其義爾于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申曰于桓可也于內不可也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于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申曰此緣元年滕子來朝貶著本爵七年穀鄧來朝貶去秋冬十五年邾牟葛來朝貶字稱人之義而誤解也紀子稱侯朝例變書月何氏詳之范以滕侯稱子紀子稱侯爲時王所進細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何爲作乎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申曰遠之非也隱亦與戎盟唐何以不遠之也何氏詳之桓無會當云桓會不致

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申曰農隙講武正也卻解平爲不因田獵而修之非正于卦氣大畜當秋分前五日日日閑輿衛言治兵不必因秋田也非崇武失經意觀婦人恐并非魯志

兩下相殺不道 申曰兩下相殺則竊弄威柄無君之禍亟矣

不道是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穀梁不著大夫相殺稱人之例而以稱人爲殺有罪與討賊同文不知有罪無罪從葬別之得爲善于經乎

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申曰不傳昏禮不稱主人則與逆之道微之言皆瞽說矣使魯爲媒何不正之有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申曰何氏云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得之

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申曰惡祭仲則何以不貶而反稱字乎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賢祭仲孟子之述伊尹豈易爲守經者道哉



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注其名謂去世子而但稱忽

申曰出奔之爲失國明矣不必稱世子而見也稱世子則衛  
蒯瞶忽矣是蔡友忽矣稱子忽是杞伯杞子忽矣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申曰此公羊傳也于傳例不合  
未知何時入之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 申

曰公羊子曰嫌與鄭戰故先舉伐是也及者內爲志也鄭師  
不言敗從內也范釋傳畧例偏戰日疑戰疑魯人語詐齊人語月與公

羊同若與鄭不和而戰當去結日文

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申曰來盟何以爲前定乎  
傳曰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尋舊方可云前定何以皆日乎

盟例時月日公羊何氏若網在綱矣

御廩之災不志

范注以  
其微

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

可也志不敬也

申曰周公皇祖在天不饗大動以威曰作

丕刑于朕孫其與麇鼠食郊牛何異非亂敗如桓故罕見之

見無有不謹而志之者不知天命以變爲常安得此亡國之

言乎事天如事親也事亡如事存也不順乎親雖日用三牲

之養猶爲不孝也徒緩其期而易之粟神其不吐之乎穀梁

所爲敬君子譏其不知務矣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申曰此

古訓歟不責坊淫之法不示篡弑之戒不申復讐之義引喻

失當愛其輕身甚哉其蔽也



桓公篇

紀國也邾鄆郛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鄆郛注此國以三言爲名

申曰不傳復讐之義不知特變之文不辭孰甚焉

以鄆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申曰是變出奔言入也傳以常

例言之孟子所謂執一也是以地叛也何以氏紀季乎以地

叛之他國者曹公孫會言出奔宋以自鄭也舍是不書矣此

何以書乎宜問不問真癡疾矣

治兵而陳蔡不至矣申曰失經意甚焉

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申曰不

名使若徧受盟也以無君故不沒公可也不名大夫何哉范

以君前臣名解之豈以鄰國之君非君乎糾不言子則不嫌

于齊大夫仇矣

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申曰旣曰亡辭曰不復見又

曰未失其國家其辭枝矣由不別遷與遷之爲兩例也

次止也畏我也申曰畏猶威也方合書外次義以桓三年莊

三十年傳有畏例之則此不別外內非也

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申曰脫氏人子三等春秋設

七等以進退之文不具矣

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注魯與齊讐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

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申曰內不出主名微者也傳失其

例如以魯宜讐桓則前柯之盟後幽之盟何爲出公平

人者眾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申曰宋執祭仲齊執濤塗傳



以爲貶爵稱人今以爲與辭其疾在不傳稱人稱侯之別故自亂其例

此謂狎敵也 申曰與遂得殺之非譏齊狎敵

賸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不日數淪惡之也 申曰書賸書遂要盟乃著何云辟乎傳之疾正在無說而強爲說耳不日非惡結淪盟正以齊宋之不信著結爲國殺患春秋常于嫌不得者見其得也

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申曰名赤而倒郭公于下著其盜國也若外諸侯相奔安得言歸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禮也安得云非正用牲非禮也 申曰此緣用者不宜用之例而誤解也如其說

當云鼓于社用牲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親迎恒事不志不親迎于紀履綸一譏焉爾此不卒蓋無服書歸者爲公會于洮起文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申曰天子能命列國大夫春秋可不作矣曹羈名而不氏命乎非命乎國亡君出何賢臣之衆乎

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 申曰實齊侯自來安得言使乎書以志齊侯之驕我我魯之自夸因以張王文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申曰子赤之故亦有所見何爲不日穀梁不傳張三世之義失之



盟納季子也 申曰季子在魯不在齊也望文生義妄也  
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申曰豈君臣之義乎

莊公篇

惡公子之給 申曰傳例疑戰不日此書壬午知非惡給江熙  
云傳或失之

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申曰如爲桓諱當于葵夷時去姜  
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申曰公羊云尊屈完以當桓公也  
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申曰  
公羊云再言盟喜服楚也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也內師也 申曰傳不傳內微者不出主  
名之例意以內師不可及外人非也

有一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  
楚也注鄭君云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  
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  
申曰致會致地致伐之例何氏詳而不亂矣鄭強分會大伐  
小又云公當致會皆誤按此條當是釋癘疾文難曰致伐者  
示楚未服也如以伐楚大之未有大其能伐而不大其能服  
者也如大服楚則當如蕭魚致會也

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申曰書逃歸則鄭罪已著此非也責  
以力服人所以彊伯義

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申曰下書齊人伐鄭則鄭未  
服也不大救許反大伐鄭俱矣



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 申曰未葬當稱子某此爲桓諱故不書葬而變文也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申曰未葬之稱也不正于不日著之矣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申曰傳例以稱國以殺爲殺無罪此云罪累上自亂其例卒鄭父之罪不著一例解之非也著夷吾之篡故不去大夫不從討賊言之非惡夷吾以私殺也

諸侯時卒惡之也 申曰不別大小國失之

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申曰不傳君重乎師之例失之

非伐喪也 申曰此定齊亂非伐喪以伐喪非之則當貶宋公

稱人

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申曰書繒子後會變文非因邾求與盟也惡邾當文自見亦不待日

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 申曰遇朔曰朔何以僅一見乎楚自入僖公篇可以漸進稱爵而僅于雩之盟一見非進之也見執宋公之貶文也自後終僖之篇貶之此泓戰實楚子非以尊敗乎卑師敗乎人也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申曰春秋惡戰之書非言兵之書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揚士勛疏老子至道之人猶曰以正治



國以奇用兵 申曰三代用師之意孟子荀卿傳之穀梁以功利言道蓋戰國之學也

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申曰不推人危不攻人厄不鼓不成列以爲信而不道功利之見也伐齊定亂宋公無惡文齊乘敗取利亦非報惡也誤以爲惡何以辨是非何以治人

公之追之非正也 申曰以禦寇爲非正失之

再稱晉侯忌也 申曰稱侯非貶文也

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申曰言不卒戍則罪狀著矣不在先名也此蓋諱助楚戍衛壅闕晉兵故辭繁不殺使若戍爲善文傳者俱失之

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注公子啟魯大夫疏舊解云子

啟卽公子偃啟書曰者無罪今買書時是有罪也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 申曰范注非也舊解近之傳文當有不日何也四字在不卒之上公子偃曰四字乃舊注傳寫誤脫傳文四字而以注文四字躡入之

人者內弗受也日人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其日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申曰不著稱侯之義非也何君詳之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申曰徒以元咺與里克同文難與辨是非矣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見難篇 申曰此緣成十三年經說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之義而誤解也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 申曰穀梁經本秦下誤衍師字以致失間經言敗某師者眾矣非狄文也以此知鄭氏六赫論稱穀梁親炙子夏釋癘疾稱作傳先于公羊皆意說也

僖公篇

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 申曰于例失傳于文不辭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申曰傳無託王之例其失多亂又不別會盟尤非此云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意若云尊內也不張王義則王道亂矣且非也公與外大夫會書無貶辭此當是經師家言君不會大夫內大夫可以盟外諸侯以經多諱公與外大夫盟也然于義春秋惡盟王臣體國義亦不得與諸侯盟于首戴微示之故公羊師說不言內大夫可以盟諸

侯也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 申曰不傳譏娶乎大夫之義其辭枝矣

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申曰不以日月加于伐邾之上知公羊之義爲長若譏再取前書時此加月足矣取郕取防自以一月再取著之不足以難也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申曰鄭釋癘疾又以不名爲無君皆游辭也誤緣傳例兩下相殺不道楊士勛謂兩下相殺不得言其不知臣下相殺亦責君失馭如射姑殺處父并稱國是其義也

卑以尊致病文公也註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 申曰傳失致



夫人之說而分尊卑非一體之義也徐邈說見不從逆婦姜

傳以公羊義言大夫女稱夫人以病公則此傳當發于夫人

姜氏如齊而破致爲稱亦非也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 申曰將尊師少稱

將通例也何氏以甲午及狄文起問得之

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注旣射其目又斷

其首爲重創 申曰刑不并致可也以殺敵致果爲諱則宋

襄之爲矣

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申曰以此貶卻克設納事成反

得不貶乎經于弗克納著大夫不得專廢置君之義于克納

著誅亂之文趙鞅是也

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申曰以高子爲不以齊侯使之以華

孫爲無君之辭皆不得其說

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申曰來盟安得言及無君之人而以

國與之得不爲大惡乎不諱何也

文公篇

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申曰貶盾言師者惡盾執諸侯之權

遂得專廢置也以爲大其事著其美于辭枝矣

穿弑也 申曰不傳復見之例則史文而已

不肯者可以肯也 申曰以文爲實不辭甚矣

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申曰大夫來取不得以體

國言歸故別于君不親迎文譏外取當文見矣注以爲與君



皇清經解 卷三 宣公篇  
接昏恐并失傳意

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注杞伯姬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 申曰爲使來不可知之辭不使得歸近之矣不著夫婦之別不察來歸之例則似是而非也

此帥師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申曰傳例將尊師少稱將此自亂其例楊士勛曲解之非也

其日未踰竟也 申曰例亂不可理矣

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申曰非也如其說當移至文于下言我何也

日其事敗也 申曰旣傳疑戰不日則亦知偏戰者日矣又云敗績書日不知敗績者偏戰文日在戰不在敗也

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申曰卽如其說當移夏五月文于公孫歸父上

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 申曰不傳大夫相殺之例又不別天子諸侯其失亂矣豈忿怒相殺猶不失爲君君臣臣乎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是股肱胥戕胥虐而心不知也小言破道莫此爲甚三光宣精豈可爲矇瞍道哉

### 宣公篇

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 申曰服虔得之

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注明二者皆當日 申曰悉當文自見不必日也

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



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申曰如其說經當云遂入齊傳  
例及者內爲志是又相違矣

今之屈向之驕也 申曰正以公失其所著嬰齊之驕乃云嬰  
齊屈服公得其所瞽說也

以成公爲無譏矣 申曰桓弑隱不敢不以隱序昭穆也祫嘗  
周公東鄉魯公配焉羣公序下祝以孝告神之聽之天災御  
廩著矣宣弑赤卽不爲赤廟不敢不以赤祔于僖也宣廟成  
祫禘與赤同序昭穆焉祝曰曾孫某薦大事于皇祖周公王  
考某甫王考宣公神保是饗不喪七鬯雖無祖可也無天可  
也明哉明哉生也不辰謂之何哉以春秋之義決之曰蔡世  
子友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曰鄫世子巫雖揚父之

惡救國之滅可也是子也畏天之命致國天子天子爲之擇  
周公之後而桓廟旣毀祫不序焉宣廟旣燬主不立焉斯爲  
救災以實爾無譏云乎哉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 申曰不日起壅河三日山崩大異  
以爲常乎

鄆國也 申曰邾之邑也

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旣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  
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  
姬也 申曰三月廟見然後成之爲婦未廟見而死則歸葬  
女氏示未成婦也三月之中女而不婦所以教之見微知著  
則隱而歸之不以夫人禮行出妻令其可嫁忠之至也廟見



之後乃使卿致聘猶不敢稱夫人從父母辭禮之成也此聘問常事于伯姬特著之錄貞信之儀則為父母之榮懷葛覃草蟲之義也傳執致不宜致之例為以我盡之不正注以致為敕戒

之言并失傳意

又以為不與內稱不知入國稱夫人者邦人之稱異

邦人之稱非父母之稱也

注以內稱為稱使經例內言如即使文不書致女于宋安得引告纘

于齊之例又失傳意

又以為逆者微故致女不知宋公來逆從常事不書也許不正之事以賢伯姬其詞窮矣

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申曰共平皆無失德伯姬

忠貞盡禮得所莫尚焉如傳所云非聖人繫邾邾柏舟於二南之義也

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注樂

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文

申曰若晉納鄭伯而戰經不

當云執鄭伯若樂書以鄭伯伐鄭而戰經當云晉人執鄭伯

以伐鄭而加日文或鄭敗文非也緣經師所傳有為尊賢親

者諱之說而誤發也疾恥同類故公羊第曰為尊親賢者諱

而已雍以鄭兄弟之國為親不知春秋為所親諱惟魯而已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申曰歸父亦仲遂子

何以言公孫乎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申曰以稱人執為善稱侯執

為惡徒知晉文為霸而失春秋伯討之義矣

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

公也

申曰不傳時月日卒葬之例宋不書葬之義失之野



矣

君重于師也 申曰是也獲晉侯獲華元傳當是俗師所增

自某歸次之 申曰自者著有九爾非善之次也

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 申曰不傳待命之義則昭在齊何爲卒媾乎

成公篇

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注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于前事 申曰伐喪非禮以惡報惡甚矣先晉宋主惡也稱甯殖將尊師少之例也

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維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申曰喜服陳也諸侯已盟不得復與袁

僑盟故使大夫盟之與溴梁諸侯不盟而大夫盟者異義此傳云私盟溴梁傳又云言諸侯之大夫恭也枝矣

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申曰不知爲滅鄫起文瞽矣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注孔子之先宋人 申曰習其文而不得其說猶弗習也

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申曰恥不能據鄭于傳例當致會于公羊例當致伐非也何氏得之

會又會外之也 申曰不發于成十五年鍾離而誤以吳人鄫人爲不殊吳則習其文而不知其義矣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申曰公羊例賤者窮諸盜觀左氏此事益信矣范以爲以上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



夫則傳例稱人爲殺有罪失傳意矣傳以書盜殺爲惡上失政則兩下相殺得不爲失政乎

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申曰十六年圍成十七年圍桃園防何爲書乎

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申曰正上圍文之非正文也且以危構怨

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申曰此傳屬上軋危也范誤移經渚水下而解軋爲委曲隨水則不日惡盟爲贅矣

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注正其有罪必不見容 申曰日者無罪明君于去國之臣有恩禮也傳引伯玉之言譏紇枉道事君非如慶父之不日爲

大惡也范失傳意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申曰約左氏爲言非體也范邵并失傳意

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申曰公羊子曰爲中國諱是也

襄公篇

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申曰不傳稱人

稱爵之義失之董子繁露篇備矣

按繁露爲董子書首篇本名宋本取作大題而改題

楚莊王春秋之義以下是經師解楚子虔誘蔡侯般之文俗非也

師誤發于此爾



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申曰公羊子發會及暨之例明矣傳例會者外爲主則于公會諸侯同盟之文不通及者內爲主以外及內曰暨則于暨宋仲佗及仲佗之文不通所謂習其文而不知其義也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申曰公羊經本襄九年宋火穀梁作災誤也此以國邑別例是以陳爲邑非存陳之義也

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 申曰傳以不見公爲譏在諸侯以公不與盟爲譏在公與經意相違

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 申曰意恢之賢無聞焉春秋不虛美也盡其親以惡嗣子也

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 申曰失問甚矣緣蔡般傳不著爲中國諱義也

自夢者專乎夢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注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 申曰自非紀季君雖無道以道去君異姓臣之義也專乎地而出奔皆叛也公羊以教讓穀梁以長亂有師無師之別也

東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申曰經本朱誤爲東說者緣經有譏二名之例而誤解也不知經譏二名于內于晉各一見別嫌于貶文而後其義著今以東爲貶是嫌也何以知其非以傳惡蔡之意當文自見不是貶絕也又出奔于例爲絕卒皆不書書莫宜于穀鄧郤邲者以此決之經書蔡侯東



國卒于楚則非例也何氏之說左氏之記知不誣矣穀梁俗師所增于此益信

非國不言圍 申曰于例不通

### 昭公篇

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 申曰定無正始不繫乎昭無正終也如定本宜立即位任孔子逐意如雖非受國天子不猶賢于閔僖乎則有正月不書即位可也故子家羈義不可復反而孔子必以元年歸魯且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 申曰昭王不失國則非滅也

### 定公篇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申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

僭天子故卜從則郊其始蓋以日至

雜記孟獻子說鄭注郊特牲同後則春

夏秋皆舉之不傳魯郊非禮失之矣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 申曰免牲免牛俱不待卜也不免牲則書不郊以爲失禮之中又不敬焉

郊享道也注飲食之道 申曰成十七年傳云非享味也此誤以輒不受也 申曰曼姑受命靈公得拒蒯聩若責輒拒父則經書衛侯輒出奔矣此大惑也

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申曰諱辭也非外辭

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 申曰春秋說云吳強而無道敗齊臨晉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勝



薛俠轂而趨則國語所記吳公先歆晉侯亞之已非事實春秋以其僭號故于其葬皆削之而以王上繫天起之其在蕃服雖大日子因吳楚之本爵而著例也

哀公篇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三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